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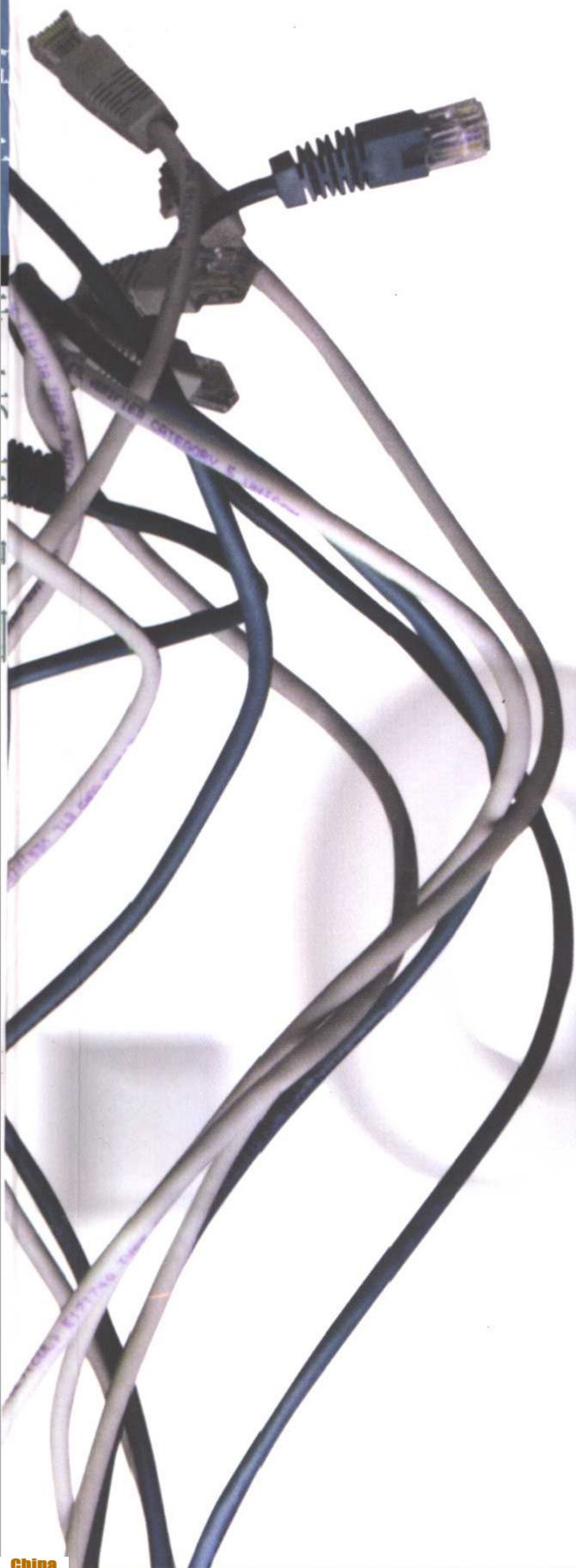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

# 音乐盒子

# 音乐在中国

王朔  
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# 音乐盒子

# 音乐在中国

王朔

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“文化在中国”  
网站系列丛书

“文化在中国”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盒子:音乐在中国/王朔主编、策划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 
2001.8

(“文化在中国”网站系列丛书)

ISBN 7-5321-2241-7

I.音… II.王… III.音乐-文艺工作者-访问记-中国 IV.K825.76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295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周志武

### 音乐盒子

——音乐在中国

王朔 主编、策划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81,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ISBN 7-5321-2241-7/I·1796 定价:12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5419233



# 序

王朔

网站内容出书了、网站也缩水了,下一步就是关门,看来什么东西还是印在纸上才牢靠。去年搞这个网站大话是说了一些,也没想它万古长青,这么快垮台也没想到。昨天在酒吧遇到书中访谈过的几个人,说到网站的下场,大家都幸灾乐祸,这是我做垮的第四个公司,他们言外之意我是个丧门星。我承认。我就是块花钱的料,要么空手道,拿钱赚钱我没份儿。以后有钱人再别打我主意了。

本书收的人物都是我们网站各频道主持人认为值得一聊的。音乐的流行居多,大约是在这其中最有名的。电影的起码是在圈子里被接受站住脚的。美术最强,最艺术,大都混到了国外,在西方有一号。我全不认识,作品也很少接触,后来才发现这里一些人平时也在我常去的那几个酒吧出没,再见也算打过招呼,有个聊了。

文学这一块我认识一半,那帮男的,一起去过酒局。女的没见过面也多数知道芳名。无论男女作品基本读过。

老认为全民经商了,其实搞艺术的人还挺多。至少在北京,一半酒吧被白领占了,一半酒吧聚的是这些搞艺术的,一眼看上去会当他们是小混混。看上去很不正经的人里有最正经的人。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追求的人其实想干的是娱乐界的活儿。这倒也没什么,给娱乐界打打工也不

会一脚踏下去就万劫不复。我们介绍的这帮年轻作家都写过电视剧本，一点没影响他们愤世嫉俗。大家都明戏，事情没严重到非把自己逼死的份儿上，心里清楚就行了。
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娱乐界养活了艺术界？——当然也必须说艺术界滋润了娱乐界。男的搞艺术女的搞娱乐，这样的一对儿最登对。之外还混迹着一些搞——搞艺术的，这就不论了。

为什么搞一个网站专门介绍他们。也是我不靠谱，拿个人偏好当群众需要了。我是觉得做生意的人比较没趣，我知道一些大款很爱崇拜比尔·盖茨、李嘉诚和他儿子什么的。跟这些人学也无非是学怎么挣钱，这几个家伙也未必说真话。说了，你也未必学得了。搞艺术比搞钱要古老得多，人没吃饱就画岩画了，可见更本能一点。本能大家都有吧，也不必非要扬名世界了话才值得听。

搞艺术说到底就是搞自己。所以我们请了这些人，认为他们无比重要。他们是在这个大家都争着搞别人的世界里坚持搞自己最执著的一族。要不是我决定戒一阵儿说大话的毛病，我要说：在他们身上保持着我们的人味儿。

最后说几句官话。这里介绍的是最新最年轻的艺术家。你越没听说过越证明我没骗你。他们中大多数注定成不了气候，最后还得老老实实过日子去。这就是我们的现状，同时也是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看完失望，那你就替咱们大伙可悲吧。

## 序

/王 朔〔1〕

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

/花儿乐队 王 朔等〔2〕

秋天的 RAP 童话

/筠 子 李小龙等〔17〕

新世纪情歌王子

/羽 泉 邹凯鹏等〔23〕

纯真新大地

/新大地乐队 邹凯鹏等〔34〕

纯粹的自然歌吟者

/邕 珩 高 鹤等〔54〕

音乐是我宣泄的窗口

/丁 薇 辛 欣等〔67〕

锻造了十年的“青铜器”

/青铜器乐队 王 磊等〔83〕

漂亮的新裤子

/新裤子乐队 闫 月等〔96〕

从毛宁事件说起

/叶大鹰 姜 弘等〔116〕

花儿乐队正式成立于 1998 年 2 月，三位成员为大张伟、王文博、郭阳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支天才少年乐队”，成名曲《放学啦》、《花儿》。花儿乐队已成为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。

## 新一代青少年代言人

邹凯鹏(主持人):今天的嘉宾是“花儿”乐队和王朔。请花儿的经纪人谈一下“花儿”刚成立时情况。

红枫(花儿乐队经纪人):“花儿”开始时我觉得不赔钱就行,“花儿”打动我的是他们的才华。

王朔:听说花儿出来后,摧了一批小孩。

红枫:大张伟十四岁就认识我了。

王朔: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唱歌的?

花儿:十三岁、十四岁开始演出。

邹凯鹏:你们为什么投到红枫的门下?

花儿:一开始就是玩。

王朔:那时候想没想过签约,出唱片?

邹凯鹏:那你们开始作专辑后,想法上有什么变化?

红枫:没说那么快就出唱片,本来想出一个单曲,后来把一个单曲放在中国火的合辑里。

王朔:这歌写了多少年呀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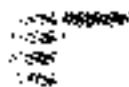
花儿:就写了一年,歌都挺好写的。多听就能多写,我们一块编曲子。

王朔:这歌还挺好写的,都谁写啊?

红枫:第二张状态好一点。

王朔:我看那歌写得挺好的,像大人写的。

花儿:我觉得中国话要往“小”里写,就显得特屎,所以就尽量往“大”里写。



邹凯鹏：你们看过王朔小说吗？

红 枫：他们俩买了全集，全看了。

王 朔：你们同学里面玩音乐的人多吗？

邹凯鹏：你们朋友里，像你这么大的多吗？

王 朔：他们演出注意过观众有年龄的划分吗？

红 枫：大家都吃的一样穿的一样，凭什么他们红？歌迷的年龄层次往下降了两三岁，12岁左右，有很多小女孩并不真正听懂了他们的音乐，只是欣赏他们的形象和歌词。音乐以外的包装她们可能全接受，她们不是完全的摇滚乐歌迷。歌写得难听，旋律不够顺，就完了。

王 朔：就是说他们是三个长得不错的小男孩，要是三个大人，观众也许不愿看了，是不是？我听他们的歌好像不像零点乐队那样通俗。

红 枫：零点的音乐更中国化，比较“土”。

王 朔：他们会不会往零点的那种商业方向发展吗？

红 枫：歌厅里出来的花儿是西方的概念，不可能很快达到零点那么商业火爆。

邹凯鹏：你们爱听零点吗？

花 儿：我们以前听过零点，觉得也还行，看过他们的现场，挺不错的。后来听一些外国乐队，就把那些国内的给忘了。

邹凯鹏：哪支乐队让你们把零点忘了？你们仨怎么想起建乐队？你做的专辑父母听不听？

王 朔：家长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你们不务正事？

花 儿：一开始我们三人假装放学后一起学习，大人觉

得我们在干正事,当然现在也是干正事。

王 朔:现在开始支持你们了吧?

花 儿:当初和我们一块的好多朋友,最后都没坚持到底,有的人是家里人不同意,有的是一心就想追小女孩,就我们仨比较执着。

王 朔:你们就是一唱出名,学样发动起来的吧。

邹凯鹏:现在撤了的小孩觉没觉得后悔?

花 儿:有一回我们学校艺术节演出,我们班的领唱突然病了,临时把我顶上去了,结果还一唱成名。

王 朔:你们现在演出固定吗?要是你们每周定期演出,家长会有什么态度?

红 枫:演出挺难弄的,要上课,假期还可以。前边没那么多,我还有点选择,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仨是干什么的,就来邀请。

邹凯鹏:他们家里人没觉得你把他们带坏了?

红 枫:我要有选择,课程紧时,我和他们家里人商量。签约后他们比以前好管了,觉得是个正事。

王 朔:就是你们还是把它当成是正经事干了吧?你们高中上完,还继续念吗?

花 儿:念,那当然了,反正放了学也没事干,高中毕业了,我打算继续往下念。大张伟想学动画设计,就是画动画片什么的。

王 朔:为什么不送他们去学音乐呢?

红 枫:打算送他们学动画设计,中国学音乐没有人教,文化类型不一样,有的老师教的他们不喜欢。

王 朔：是不是国外的乐队都不是正经学出来的？

红 枫：美国有一些这样的学校，培养优秀的吉他手，门类很多。

红 枫：可能北京八十多个学校只有两个老师。

王 朔：现在北京的乐队大约有多少？乐手大约有多少？你说，一个乐队最后成与不成，最终看什么呀？

红 枫：销量上看，看有多少人接受，不关心销量的人很蠢，销量可看你传达的内容有多少人接受；可以创造一个观念出现。他们有权力说自己的想法。你听他们说的想法后，才能管住他们。有人说他们写词比较嫩，可他们就这么大，他们能创造新的概念。

王 朔：一般人认为小孩不该有思想？

花 儿：还行。能想点事，就是想不明白。现在我们这么大的人能玩的东西太少，比如郭阳以前玩滑板老挨说，现在玩电脑家里人又不让上网。

王 朔：好多参考书上限制这些，一般十几岁的小孩进酒吧，是不是该限制？

红 枫：中国没有这个概念，美国的 Hanson 只能在酒吧门口演出，但酒吧也不是完全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恐怖，有个别的比较恐怖。

红 枫：有人对摇滚乐不了解就说不好，我认为你不了解的东西不能说它是错的。

王 朔：一般像你们不应该有那种概念，象这个我不喜欢，那个应该废了。

红 枫：有的时候会有，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南北

之间的摇滚乐对立,花儿算北派,在南派的眼里就是摇滚乐叛徒。

王 朔:现在南方摇滚是不是很火?

邹凯鹏:谁从台上把乐器往下摔,摔得越狠,谁最牛逼。

花 儿:看他们什么时候砸别人的乐器。

红 枫:有人在台上把吉他砸了,我认为连乐器都不爱惜,那还行?

王 朔:可能摔一便宜的,是不是?

红 枫:咱们学外国学得太肤浅,本质的没学。中国只有朋克的形态。生活水准不一样、思想状态不一样,不能说套一个钉子你就是朋克。

王 朔:有人问,花儿是朋克吗?

邹凯鹏:音乐形式基本上算是朋克。

花 儿:我们最喜欢 Green Day,他们太牛了。

红 枫:我从来不认为 Punk - pop 是错误。

王 朔:你们写歌,是自发的写,还是受红枫的影响?  
红枫你多大呀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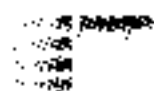
红 枫:我二十八岁,我用音乐和他们交流是最简单的。

邹凯鹏:算不算一代人,有没有代沟?

红 枫:我们有差别,我听东西比较杂。

王 朔:你们写的音乐和他们写的音乐有什么区别吗?

花 儿:有差别,我们还是听特噪的那种音乐,比较容易接受。而对一些比较舒缓的东西就接受不了,其实我以前特爱听周华健什么的,后来听黑豹了又听国外的还是觉



得国外的好。不管现在我也不是什么流行都去听,那些长得好看的女歌手我们都可喜欢了。

**邹凯鹏:**那你会觉得谁最好?

**王 朔:**那你现在还听周华健吗?

**红 枫:**比如布鲁斯纯粹的重金属等,我们听了浑身转筋

**邹凯鹏:**他不喜欢那种音乐形式。

**王 朔:**花儿现在是不是能一年出一张专辑?他们觉得没怎么着,二十多首歌写出来了。

**花 儿:**最开始写歌很容易,后来写多了就很容易重复,越来越难写了。

**红 枫:**没准儿,我不希望他们承受那么大压力,他们的年龄是玩的年龄,创作是有周期的,不能每天都写一大堆东西,第二张专辑就休息休息,演出或排练或干别的东西。

**王 朔:**这里有一个网友的问题,你们觉得媒体的作用是不是拔苗助长吗?

**花 儿:**媒体是如实说的,因为公司收集关于我们的各种报道,我们都看过,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真的。

**王 朔:**现在这个炒作是你们自己做的吗?

**红 枫:**我觉得他们的概念离炒作差得太远了,根本不是一档次。记者的好奇心越来越少,你在新闻发布会时,记者到现场后只是自己聊自己的,只是把通稿和“信封”拿走了。

**王 朔:**你说,一般的媒体比如说记者,不是自己打新闻,而是等着送上来?

王 朔：你觉得媒体对花儿有什么负面的反映？那些话能拿到面上来说吗？

红 枫：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写一像样的文章来批评我们，他们说这帮孩子都是流氓等等，都是人身攻击。

王 朔：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特别恶意的记者，问一些特别无聊的问题吗？

红 枫：当时 DJ 说什么了？在电台做节目时有的 DJ 不专业，他们也拿话讽刺人家。

王 朔：说你们是小虎队吗？网友问你们乐队的形式是学“小虎队”。

花 儿：没有。

王 朔：这种歌迷的骚扰或者说是爱护有什么看法？

红 枫：上次在石家庄，正打着鼓，突然台上站了一百多个歌迷，张伟正唱着歌，突然有人拉他，还以为是保安，再一看不认识。

花 儿：我觉得小虎队还行，就是我们没人家长得好看。

王 朔：你觉得你们三个谁最受欢迎啊？尤其是女歌迷？

花 儿：觉得挺好的，有人觉得你好，那挺幸福的。

红 枫：真正抱点幻想的人，比较喜欢张伟，因为年龄比较大点长的比较好，还有可能。

花 儿：我们现在听歌，基本上就是先看歌手的形象。

王 朔：我看你们一张专辑，歌词写得挺帅的。

邹凯鹏：作为一名歌手在学校里你这种发型老师不允



许怎么办？

花儿：可能有这事，因为老师现在都不爱讲，我的头发学校不让留，我又得跟他们狂解释，解释半天。现在我们学校就专门有一个拿剪子看你的指甲长，就来剪。

王朔：现在老师岁数都多大呀？

花儿：年轻的老师还行，可惜他们老跟老老师学。刚来第一年还挺好的，后来就越来越像老老师了。

王朔：那说明现在的老师与以前的老师没什么变化。

邹凯鹏：你们老师有没有听过你们的歌？

红枫：磁带不给老师不行。

花儿：都听过，因为出专辑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们磁带，我妈让我给的。

邹凯鹏：听完后什么感觉？

花儿：我觉得我们的歌就是要让老师知道，我们在想什么。

王朔：那老师没有找你们谈过吗？

邹凯鹏：我觉得这样的话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要前几年校长也得找来。

王朔：那态度是不是要平等得多了吧？是不是从小吓的？

花儿：我的老师不跟我说都跟我妈说，因为跟我说我就特不耐烦。

邹凯鹏：其实还是拐弯骂你？

红枫：老师并不觉得以他们为荣。

邹凯鹏：即使你在电影学院上学，中学不好给你开口。

王 朔：现在你们父母是不是看着你们不让你们交女朋友吧，你们现在有吗？我觉得你们的裤子穿得很有个性。

花 儿：现在就像城里的吧，有可能穿带号的那种韩国风格的，远点就衬衫不系扣或者穿T恤上印着“还珠格格”。

红 枫：或者穿皮夹克，背后写一《神雕侠侣》。

王 朔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好就好在，能打老师，你们现在不行了吧，看哪个老师不顺眼，就打一顿，老师有的时候是自找的，有的时候是不应该的。其实我一直以为，老师已经换了，改革这么多年了，也应该有一些好的老师出现了。你们心中理想的老师是什么样的？

花 儿：反町隆史。

王 朔：还是长得好看的吗？男孩也得挑长相吧。

红 枫：我们上中学时有一个历史老师，他特别年轻，讲课绘声绘色，但后来给调走了。

花 儿：教的不是学习，而是怎么做人。

王 朔：我上学的时候，就是希望这老师能听得懂人话，比如我今天不舒服，向他请假，他就非得问你今天干吗去，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上课间操我不舒服，就没去，老师进来了，看我没去，就问我，你怎么没去，我说我不舒服，他就不相信，我就说，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当时，我特恨他。不过，也有好多人，经过好多年后回来对老师说，当初多亏你帮助我什么的。

王 朔：作为年轻歌手，最重要的是人气吧。

红 枫：对，他们走得太顺了，还没遭受过失败。如果

有一天他们觉得做的累,我不会强求什么,我跟他们签了十年合约,并不要求他们十年出几张唱片。海外公司也一样,能不提就不提了,从人气来说还可以。

丁 丁(主持人):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唱的已经比现场好得多。

红 枫:第二张专辑有些快歌,同期录音的技术他们已经达到了。

丁 丁:你记得我跟你讲他们有一首歌叫《欲望》,然后唱到最后,全是绝望。

红 枫: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式来理解他们。

王 朔:第二张现在做什么?

红 枫:第二张还没录音,正在作准备。

丁 丁:你们这种音乐风格,想保持多少年。有没有想过用其他音乐风格。

花 儿:我们觉得这种风格特好听,也许以后会再重点,每张专辑都加点新东西。

丁 丁:网友问,花儿能不能成为王朔的乘龙快婿。

王 朔:我女儿太小了,提得太早了。

红 枫:这已不是包办婚姻了。

王 朔:我肯定不会管,不要说是他们在,就是杀人犯,我也不管。她的事,我不管,我要是女的,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好这口儿,这跟生长的环境有关系,我女儿我真的不知道,我不能代她回答,我女儿十二岁也不小了。

丁 丁: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?

王 朔:我女儿现在听一些港台歌曲。